



[美国]约翰·契弗 著 张柏然 编

# 绿阴山强盗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



# 绿阴山强盗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

[美国]约翰·契弗 著 张柏然 编

JOHN  
CHEEVE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阴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 / (美)契弗(Cheever, J.)著;张柏然编选.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Housebreaker of Shady Hill: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John Cheever

ISBN 7-80657-248-1

I. 绿... II. ①契... ②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4751号

Copyright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by John Cheever.

Copyright © John Cheever, 1955, 1956, 1957, 1958,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70, 1972, 1977, 1978

Copyright renewed by John Cheever, 1977, 197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29号

书 名 绿阴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

作 者 [美国]约翰·契弗

编 选 张柏然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南京通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 页 4

字 数 306千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数 1—6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248-1/I·220

定 价 (精装本)21.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美国郊外契诃夫

——约翰·契弗及其短篇小说谈

张柏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美国文坛也相应地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和变化,涌现出一大批深孚众望的新作家。在他们中间,约翰·契弗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及其独具一格的艺术硕果,放射出瑰丽夺目的异彩。

约翰·契弗(1812—1982),为当代美国风俗小说家,生于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昆西市。他的父亲是皮鞋推销商,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失业,从此再也无法找到工作。母亲原来是英国人,此时开始经营一片小小的礼品商店,维持一家生计。约翰·契弗读大学预科时于一九二九年被学校开除,名义上是因为吸烟和学习成绩差。他于一九三〇年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开除》。他在三十年代迁往波士顿和纽约居住,撰写小说梗概供电影公司选择电影脚本时参考,以此谋生。一九三四年开始在《纽约人》(*New Yorker*)上发表短篇小说,从此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他于一九四一年与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女儿玛丽·温特尼茨结婚。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他在军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继续从事创作,写了大量作品,先后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七部短篇小说集。他曾在纽约伯纳德学院和波士顿大学任教,最后在纽约的郊外阿辛宁定居。他于七十年代中期治愈长期酗酒和吸毒的恶习后,转向基督教寻求精神慰藉。

他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深受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赞扬。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瓦普肖特纪事》(1957)获全国图书

奖,曾被西方某著名评论家称为二十世纪十二部名著之一;其续篇《瓦普肖特丑闻》(1964)又获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霍威尔小说奖章。以后,他又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弹丸公园》(1969)和《法康纳监狱》(1977),也受到好评。后者曾被《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评选为一九七七年七部最佳小说之一。《啊,这多么像是一座天堂》(1982)是契弗的最后一部作品,写一位老人被一次不同寻常的罗曼史所鼓舞,重新焕发青春的故事。但是,美国评论界一般认为契弗的短篇小说写得更为出色。他在短篇小说中着意刻画城市郊外中产阶级聚居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不无遗憾地记录了这个阶级和家庭的解体,故有“美国郊外契诃夫”之称。一九七八年十月他的自选集《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Th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出版,共收辑他近三十年中写的六十一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是作者对早年人生经历的回顾,涉及家庭危机和个人精神上的迷惘。那细致入微、幽默嬉戏的笔调是同时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因此,这部自选集一出版,立即轰动读书界和评论界。《纽约时报》认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问世,“不仅仅是出版界的一时之举,而且是英语文学中的重大事件”。美国文艺评论家斯蒂夫·贝克在《芝加哥太阳时报》撰文,称这部短篇小说集是“美国文学中的里程碑,值得大家一读再读”。《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把该书评选为一九七八年最佳小说之一。这部短篇小说集获得了美国一九七九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每月一书读书会”也选中该书并极力推荐。因此,这部长达八百多页的短篇小说集在问世后的较长时间内,一直位于畅销书之列,这在美国短篇小说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的其他几部短篇小说集是:《某些人的生活方式》(1942)、《巨型收音机》(1953)、《绿阴山强盗》(1959)、《我的下一部小说中不会再出现的人、地、物》(1961)、《准将和高尔夫球迷寡妇》(1964)和《苹果世界》(1973)。正因为他的作品多次获奖,作者也因此成为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的成员。

在阅读《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的过程中，笔者不禁为小说中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别林斯基在谈到短篇小说时指出：“他从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把它们重新装订在一起，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书。”契弗正是以一个练达的社会学家的犀利目光，从解剖“美国社会的重要支柱”中产阶级的各个方面入手，从社会“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然后再把这几页合在一起，奉献给读者，不啻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契弗认为：“在西方世界，小说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因而也是新的前景。”而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写作的。他在短篇小说的形式里，灌注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创造了不少丰满厚实艺术形象。就艺术而论，也许他短篇小说中那种强烈的客观生活实感，是其最突出、最重要的特色了。

约翰·契弗以描写中产阶级，特别是居住在市郊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见长。他的作品按写作年代编排起来，就是一部编年史，风俗志。它用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记录中产阶级从闹市区迁徙到市郊住宅区的历史过程，描绘他们变化着的生活方式。它主要反映人物的业余生活——家庭生活、社交活动和个人活动。跟威廉·福克纳在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里虚构了约克纳帕塔法这个美国南方小县一样，契弗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市郊住宅区，取名绿阴山(Shady Hill)，许多小说都以此为背景，人物也反复出现。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寓有深意的，因为绿阴山中的“绿阴”(Shady)这个词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似乎是一个树木阴翳、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但从坏的方面去理解，又能把它想象成一个阴暗的居民干着不可告人勾当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也确实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住在郊区，有自己的房子。男人作为一家之主，每天进城上班，挣来比较优厚和稳定的收入；女的作为家庭主妇，常年留在家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绿阴山离城市不远，有火车连接，丈

夫上下班由家里人开车到火车站接送。不论城里的职业生活如何,丈夫一回到绿阴山车站,似乎就沉浸在一种宁静美满的气氛之中;妻子或仆人开车来接,而不远处一幢幢住宅,窗户里泻出温暖的灯光,表明女主人们已经做好了晚餐,就等男主人回家同妻子儿女团聚,同享天伦之乐。他们经常访问邻居,参加许多大大小小的聚会,到了周末更要参加宴会和舞会,尽情享受一番。夏天,他们到海滨或林区去避暑;冬天,又到山区去滑雪。生活显得那么富足而稳定,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那至多只能说它富足得有点发腻,稳定得有点单调。但是,作者很快就让读者看出,这只是一个假象,绿阴山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在一层薄薄的生活帷幕后,这里的居民入不敷出;夫妻不和,调情私通,酗酒闹事;他们的子女离家出走,他们自己则因人到中年而懊悔青春虚度;他们甚至沦落到因失业而行窃的地步。小说成功地揭示了他们生活中的这种两重性:表面上富足、稳定、正派,实际上惴惴不安、空虚猥琐、自私自利。因此他的短篇小说是“关于在家庭生活的混乱中消失了的道德秩序的几瞥”,是通过琐细的家庭纠葛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彷徨,是在艺术地探索近三十年中美国中产阶级的命运。契弗以其独树一帜的主题和风格,通过干预人的灵魂来达到针砭时弊、影响生活的目的。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他在《书外人物杂萃》中说的,要“迎来一个像梦境一般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令人迷惑、惊讶的世界”。他的作品并非是田园牧歌,相反,他面对现实,没有粉饰太平,也没有陶醉在虚假繁荣之中,而是透过五光十色的社会表面,努力捕捉各种危机日益严重的实质,其中包含着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他在小说中所反映的“问题”和流露出来的独到“见解”,是他从生活的漩涡里提炼出来的,而又紧密地与艺术形象结合在一起,沾满着生活的露珠,散发着生活的气息。他的短篇小说既没有曲折惊人的情节,也很少有关于人生哲学的大段说教,而从各个生活的侧面、断面及细微平凡之处,发现且提出

了各种各样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他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却又含蓄地、诙谐地、深沉地表现出来。

《巨型收音机》，不过写了收听“收音机”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吉姆和艾琳·韦斯科特夫妇买了一架巨大的收音机，艾琳在收音机中无意间听到了邻居的日常生活秘密。艾琳因生活单调而沉溺于探听他人的隐私，但那些庸俗丑陋的生活阴暗面又使她吃惊且不知所措。当丈夫批评她时，她怕别人也会偷听到而变得歇斯底里。作者匠心独运，于奇兀中见世情，于怪诞中见人性，以精神生活贫乏、思想情趣低下的艾琳·韦斯科特为主角，以她收听“收音机”这一平淡无奇的情节为线索，描绘出日常生活的图景，揭示出散见在生活中似乎毫不相关的某些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真实可信地展示了美国当今形形色色的社会风尚。由此，读者可以窥见，号称“物质天堂”的美国，却面临着精神崩溃、道德沉沦的危机。艾琳·韦斯科特是个小人物，收听收音机是小事情，可是小中寓大，浅中寓深，这就是约翰·契弗通过揭示灵魂而产生的艺术魅力。《乡居丈夫》是契弗所写的最佳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弗朗西斯·韦特并非“乡居丈夫”，而是个居住在乡下远郊的富商，是个怯懦空虚、浑浑噩噩、道德败坏的“反英雄”。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娓娓叙来，将主人公融于环境之中，条分缕析地进行性格的刻画，揭示出“这一个”与其生存环境的内在联系。作者始终把社会问题溶化在人物的灵魂里，“暗示”给读者，而不特别指点出来。《爱情的几何学》也是如此。这篇小说描写的绝不仅仅是查利和马蒂尔达夫妇俩，它的含义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文章的后面隐藏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渗透着人们尚未觉察的社会灾难。而那个成天手不离计算尺，口不离欧几里得数学原理的自由开业的工程师查利，不过是在畸形的人与人关系的夹缝中挤扁了的可怜而又可悲的小人物而已。

一滴水珠中看出太阳，一粒沙中见到整个世界。透过小人物，



折射出大问题。善于在平凡的生活琐事中,从最普通的小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发现并揭示重大的社会主题,这正是约翰·契弗的特长。契河夫说过:“……在短篇小说里,最好不要说透,只要叙述就行了。”契弗是这一艺术规律的努力实践者,他在作品中一般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态度和倾向,而只作客观、冷静的叙述和描写。在他的作品里,作者观点的隐蔽与作品思想的明朗得到了较好的统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品所写的时间和空间都很有有限,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

行文流畅细腻,运笔从容自如,再现生活时不见人工雕琢的刀斧痕迹,这是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短篇小说,贵在短小精悍,它所反映的只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一个横断面或一个纵剖面,要做到没有分割之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契弗的大多数短篇小说应该说是达到了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境界。这里略举《五点四十八分的慢车》和《再见,我的弟弟》为例。前者的内容着重写了布莱克一天下班后乘车回家几个小时内的遭遇和活动,从多方面展示这个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故事一开始就设置悬念:布莱克想方设法躲开的“那个女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她为何要跟踪他呢?这一下子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但作者不急于揭穿谜底,而是插入布莱克大段的内心独白,笔锋循着布莱克的思绪,牵出了各种日常琐事。作者紧接着描述了几个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谜底揭开,表现了人物性格:布莱克卑鄙龌龊,色厉内荏,显出市侩嘴脸;登特小姐虽受尽侮辱但对布莱克之流仍不无幻想。作品篇幅不大,但读来引人入胜,使人有临其境之感。《再见,我的弟弟》文笔凝练,但容量极大。这篇小说,主线是主人公劳伦斯回到海边避暑地的别墅里与家人一起度假,作者巧妙地把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纷繁斑驳的生活编织在作品里,笔锋触处,处处有生活,处处有矛盾。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向读者介绍了“我”的弟弟——劳伦斯,简略写了他生活中

的十四个“告别”，这十四个告别一方面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生活前景的惆怅迷茫。作者在这里没有去写劳伦斯的心理活动，而是把他放在生活的漩涡里、矛盾冲突中展示其性格特征，由“我”来体验，把握他的思想脉搏。作者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写作手法刻画出让让人感到迷惘的叛逆者的形象。这篇小说的人物众多而不杂，矛盾错综而不乱，细针密缕，一气呵成，高度概括了罗斯福执政后期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精神风貌，反映了他们内部的分化。

契弗的艺术手法圆熟高明，往往寥寥数笔，而人物性格鲜明，神情毕肖。此中奥秘在于他善于精心提炼、采撷最恰当的、极富个性的生活细节。短篇小说《啊，青春和美！》中对凯什·班特莱的刻画就是生动的例证。在对这位“田径老明星”的性格和境遇揭示时，契弗没有滞留于静止的心理描写和冗长的往事叙述，而是摘取最性格化的细节给以活现。对凯什在客厅里跳栏赛跑的描写即为传神的一笔。作者在小说开头写道：“每当晚会到了这种时候……凯什就脱掉鞋子，在一张沙发后面蹲下，摆好起跑的姿势……凯什从沙发上、桌子上、壁炉围架上和木柴箱上跃过。”这简略几笔，就使凯什·班特莱亮了相，给读者留下初步印象。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凯什扭曲变态的性格得到越来越清晰的显露，而跳栏赛跑这一细节就是解释、揭示凯什内心活动并披露、展现其性格特征的关键。作者利用这一细节，把小说主人公人世沧桑的悲苦，巧妙地分成几个段落，变得错落有致；同时，又利用几次跳栏的间歇，把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以及其他人物的活动、情态有机地交织起来，渲染了气氛，深化了主题。在小说的结尾处，契弗又回应全篇，运用这一细节加以点化，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作者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凯什上楼，跟她说了句话又下去了。过一会儿她听见他在客厅里搬动家具，然后叫她”，这时，“他站在楼梯口，只穿了袜子。他递给她一把手枪”，最后“他等不及了，不管信号不信号，

去跨沙发了”，结果“枪响了。路易丝的子弹在半空中打中了他。把他打死了”。契诃夫曾说过：“要是你在头一章里提到墙上挂着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得开枪，如果不开枪，那支枪就不必挂在那儿。”凯什在客厅里跳栏赛跑这支“枪”，契弗把它一挂上就响了，而且通篇开了四次，都各尽其妙。这个细节，真切、熨帖、传神，不仅合乎生活的逻辑，尤其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不仅是凯什这个人物形象的映现，还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读罢小说，读者不难揣摩出作者设计这一细节的良苦用心：这正是凯什向往“青春和美”给他这位田径明星带来的“辉煌的昔日”和不满于现在的潦倒、落拓的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故事写得诙谐、风趣，在极其含蓄的讽喻中透出淡淡的凄婉，包含着对社会深沉的控诉。

在契弗的笔下，即便次要人物，也因作者把细节用活了而顿时显得生动。《金罐子》里的霍林斯黑德太太是个次要角色，通篇只出场三次，但作者抓住这个人物的性格内在的矛盾，虽着墨不多，但竟写出了她的表象与内心的反差，勾勒出一位虽历尽人生辛酸坎坷，但仍不放弃跻身于上流社会奢望的思想平庸、虚荣心强的女人形象。又如《准将和高尔夫球迷寡妇》里的弗拉纳根太太，也是个次要人物。从她在帕斯顿先生叩门的当儿，对镜自赏，扭身，踏着细碎的步履，半老徐娘却模仿八岁姑娘嗲声嗲气地说话来看，风骚之态可掬。后来两人上楼，名为取支票，实为行淫荡的勾当。可事后她却说：“这事我可从来没干过！”这寥寥几笔，不仅描写了她的外貌，连她“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肮脏的灵魂也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了。

我们必须承认契弗对于社会道德风貌的描写往往只局限于某些人，但是既然个人价值是美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契弗的作品也就具有直接的社会现实意义了。

一部作品结尾的好坏关系极大，短篇小说尤其如此。好的结

尾,虽然结束了作品,但却没有终止读者的审美活动。这样的结尾,才真正算得上是艺术的结尾。契弗的许多短篇作品做到了这一点。因此,研究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的结尾,从艺术结构方面是可以给我们极其有益的启示的。《乡居丈夫》写的是主人公弗朗西斯·韦特在飞机失事幸存下来以后精神上日益颓唐、堕落的故事,契弗尽情铺叙后,描写了黄昏降临绿阴山郊区的景色,最后以“随后是一片黑暗,那是国王们身穿金衣,骑着大象,越过群山这样的夜晚”一句结束全篇。“这样的方法是大胆的,也是生动的。在一个充满故事的不幸的故事里,一个童话里的句子起什么作用呢?它促使每个人注意到魔法的存在。这种魔法环绕着主人公,使他不落入俗套。”又如《绿阴山强盗》的结尾是这样的:主人公约翰·黑克摸黑把他先前偷的钱如数放在失主的房间里后,正转身要走,恰恰撞见了一个他认识的巡警:

“黑克先生,夜里这个钟点,你在外面干什么呀?”

“我在遛狗。”我笑嘻嘻地说。

周围看不见一只狗,但他们根本没看。

“过来,托比!过来,托比!过来,托比!好狗!”我喊道。

然后我走开了,在夜色中愉快地吹着口哨。

这个情节貌似节外生枝而实则自然熨帖,作者信手拈来,顿使文章妙趣横生。寥寥数语将主人公进退两难、百般掩饰的窘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也将他此时重返工作,生活有着,归还赃款,如释重负的欢快轻松的心情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结尾,多么精巧!《金罐子》写的是拉尔夫和劳拉·惠特莫尔夫妇俩为求发财而奔波半世,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家徒四壁。契弗是这样结束全篇的:“……灯泡里射出的光亮显得更加辉煌,似乎在放出热,散发着无可言喻的满足,布施着仁爱;似乎驱散了春天阳光带来的种种倦意

和失望……啊，闪光的金子就在这里，闪光的金子全都在这里！此时，他仿佛觉得她双臂的周围正闪耀着金子的光辉！”此情此景，跟惠特莫尔夫妇屡遭挫折，失意凄凉的心情适成对照，蕴含着一种撞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的激情。这样的结尾真可谓别开生面，既创造了优美的意境，又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文虽尽而味无穷，给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反复咀嚼、思考的东西。

诚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主要取自上层中产阶级，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和纽约一带），从社会和地理方面来看，天地都比较狭窄，作者本人对生活的看法也比较肤浅和保守；他不同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思想面貌有时趋于雷同，文体也不够多样，某些作品存在着隐晦、枯燥的缺陷。因此，同美国文坛巨匠相比，契弗是相形见绌的。但是，他所描写的生活以及他对生活的看法，在其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值得译介和研究。评论家塞缪尔·科尔说得不无道理：“忽视契弗的作品，如同忽视我们美国二十世纪后半期许多人的普通生活。”有鉴于此，我们从他的自选集中挑选了三十二篇，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一日于南京大学北园丁字楼

## 目 录

1. 再见,我的弟弟..... ( 1 )
2. 巨型收音机 ..... (24)
3. 啊,梦幻破灭的城市! ..... (36)
4. 夏日农夫 ..... (58)
5. 伤感之歌 ..... (71)
6. 金罐子 ..... (90)
7. 圣诞节是穷苦人悲哀的日子..... (109)
8. 离婚的季节..... (120)
9. 公寓管理员..... (134)
10. 孩子们 ..... (150)
11. 啊,青春和美! ..... (177)
12. 五点四十八分的慢车 ..... (187)
13. 只再来一次 ..... (203)
14. 绿阴山强盗 ..... (209)
15. 苹果里的蛀虫 ..... (231)
16. 马西艾·弗林特的烦恼..... (236)
17. 乡居丈夫 ..... (252)
18. 矮屈柜 ..... (279)
19. 贾斯廷娜之死 ..... (290)
20. 梦幻情人 ..... (303)
21. 海滨别墅 ..... (315)
22. 大桥天使 ..... (327)
23. 准将和高尔夫球迷寡妇 ..... (338)

24. 梦幻世界 .....	(354)
25. 重逢 .....	(362)
26. 一位有教养的美国女性 .....	(366)
27. 茫茫大海 .....	(386)
28. 爱情的几何学 .....	(408)
29. 泅泳者 .....	(420)
30. 苹果世界 .....	(433)
31. 第四声警报 .....	(446)
32. 卡伯特家的珠宝 .....	(452)

## 再见，我的弟弟

我们这一家人历来情意密切。父亲是在一次游艇失事中淹死的，那时我们年纪还小。母亲总是强调说，我们家庭的一种历久不变的关系，已不是我们这一代能做到的了。我对这个家庭想得并不多，但是每当我记起它的成员和他们居住的海滨，记起在我看来已经融合到我们血液中的海水的盐分，我就很高兴地想到我是波默洛伊家的一员——我有波默洛伊家的那种鼻子、肤色和长寿的福相，而且，尽管我们家算不上名门贵族，但每当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幻觉：波默洛伊家是与众不同的。我提起这些，既不是因为我对家史感到兴趣，也不是因为这种独特感已经根深蒂固或对我有什么重要意义，而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虽然我们有分歧，但彼此忠诚相待；任何不忠的行为都是产生混乱和痛苦的根源。

我们弟兄姊妹四人：姐姐黛安娜和三个男的——查迪、劳伦斯和我自己。同子女已年过三十的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一家人也由于职业、婚姻和战争而分开了。海伦和我带着四个孩子现住长岛。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已经过了指望能当上校长的年龄，但我珍视自己的工作。查迪比我们其余的人混得都好，带着奥德蒂和他们的孩子住在曼哈顿。母亲住在费城。黛安娜自离婚以来一直住在法国，但是每年夏季都要回美国来，在劳德岬呆上一个月。劳德岬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岛屿上的海边避暑地，那里曾经有我们的一所别墅。高大的住宅是父亲在二十年代修建的，矗立在一个临海



的峭壁上。除了圣特洛佩兹和亚平宁的一些村庄，这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了。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地方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出钱修缮。

我们的小弟弟劳伦斯是个律师，战后曾在克利夫兰的一家公司里工作过。四年来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他决定离开克利夫兰到奥尔巴尼的一家公司去任职时曾写信给母亲，说是要趁改换工作的时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劳德岬去住十天。那时，我已打算要休假——我一直在教暑期学校，而且海伦、查迪、奥德蒂和黛安娜都要到那儿去，这样全家就可以团聚了。劳伦斯这个家庭成员和我们其他人之间没多少共同之处。我们不大见到他，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叫他“踢夫踢”的缘故——这是他小时候得到的外号，因为他沿门厅走到餐室里来吃早饭的时候，拖鞋发出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踢夫踢，踢夫踢”一样。父亲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其他人也都这么叫他。到他长大以后，黛安娜有时叫他小耶稣，母亲则经常叫他丧门星。我们一向不喜欢劳伦斯，但是都盼望他回来，心情交织着忧虑和忠诚，还带有几分重获一个兄弟的欣喜。

夏末的一天下午，劳伦斯乘四点钟的船从大陆过来了，是查迪和我去接他的。来来往往的夏日渡船，外表看起来像是一种航行——汽笛声，车轮声，手推车声，亲人的团聚和海水的的气味，然而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航行。那天下午，我看着渡船进入蓝色的海湾，想到这艘船正在完成一次毫无意义的航行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想法不折不扣正是劳伦斯会发表的议论。汽车一辆一辆地驶出渡船，我们透过这些车上的挡风玻璃寻找他的面孔，毫不费事地就认出他来了。我们跑上前去和他握手，生硬地吻了吻他的妻子和孩子。“踢夫踢！”查迪叫道，“踢夫踢！”要判断一个兄弟的外貌变化是困难的，但是在驶回劳德岬的路上，查迪和我一致认为，劳伦斯看上去仍然非常年轻。他先到了家，我们从他的汽车里